

文／宮守業

馬偕醫生在台灣行醫傳教的事蹟，相信大家多少都聽說過了。不知道馬偕醫生，總該知道馬偕醫院吧！如果連馬偕醫院也沒聽說過，那就自己看著辦吧！

今天要介紹的不是醫生馬偕，也不是牧師馬偕，而是自然史學家馬偕。馬偕生於1844年，1871年到台灣傳教，先到高雄，第二年到淡水，開始了他在台灣北部傳教、行醫的志業，直到1901年病逝於淡水。馬偕在傳教、行醫、辦學之餘，也進行了許多台灣自然史的研究工作。

馬偕正式的學院教育，是普林斯頓大學神學院的大學部和愛丁堡大學神學院的研究所。他什麼時候、又怎麼會對自然史發生興趣，我們不得而知。可是從一個沒有受過正統醫學教育的人，可以為人開刀、拔牙、治療瘡疾來看，馬偕顯然是位興趣廣泛而且自學有成的人。他不但多次組隊到台灣東部和中央山脈進行野外調查和採集(圖1、2)，也在淡水建立了他個人的地質標本館。

在「台灣遙寄」(From Far Formosa)一書中，馬偕除了向西方讀者介紹台灣歷史、社會和他的傳教活動之外，也根據他自己第一手的調查，對台灣地質、動物、植物和民族學，都做了簡單的介紹。尤其對台灣的原住民，有比較詳盡的描述。



圖1. 馬偕可能為他的田野調查隊想拍張自然點兒的行進中的相片，不過他們的演出好像不怎麼自然。



圖2. 這一張就自然多了。

自然史學家馬偕

這些資料，在今天看來，或許失之簡略。可是在當時，除了Swinhoe、Collingwood等歐洲人來台灣進行零星的調查、採集之外，台灣的自然史研究，用馬偕牧師的話來說，是一本還沒有下筆的書(“The natural history of Formosa is as yet an unwritten book”)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馬偕在一百多年前的報告可說是彌足珍貴了。

現在簡單說一說馬偕的台灣自然史研究成果。馬偕自己說，他外出旅行、前往各地建立教會和到山地調查的時候，「總是帶著我的地質鎚、鑿子和放大鏡，而且幾乎都會帶回重要的標本，充實我在淡水的博物館」。在「台灣遙寄」第六章「地質」一章中，馬偕描述台灣的岩石：「主要由砂岩、板岩、灰色岩、片麻岩、石灰岩、板岩、花崗岩、暗色岩、玄武岩、煤和珊瑚石灰岩所組成」。馬偕敏銳的觀察到台灣東部、北部有些山頂上有隆起珊瑚礁分布，並且推論「台灣地質史上曾經有部分或全部下降又上升至少一百呎(1呎=1.829公尺)之多」。馬偕也注意到台灣侵蝕和沉積作用的迅速和地震的頻繁。他特別強調台灣東海岸快速的侵蝕和西海岸快速的沉積，也簡單描述了幾次十九世紀晚期重大的地震。他對地質作用的威力似乎有一種近乎虔誠的驚嘆，並且歸諸於造物主的大能。書中還附了台灣北部的地質圖(圖3)。

在第七章「樹、植物、花」中，馬偕列出了台灣28種喬木、26種果樹、26種纖維植物、8種豆科植物、11種草本植物、5種球根植物、25種蔬菜、16種其他類植物和28種花。這樣的分類並不是植物學上的分類，可能是考慮到一般讀者接受。書中還附了一張北台灣的作物分布圖(圖4)。

在第八章「動物」中，馬偕列出了31種哺乳動物，其中14種是台灣特有的。另外又列出了5種家畜。在鳥類方面，馬偕列出了17個台灣特有的屬、10個並非台灣特有的種，還有5種海鳥。馬偕對蛇的描述特別詳細，他清楚地敘述了自己在野外和6種台灣蛇類遭遇的經過，其中有的成為他私人博物館的收藏。馬偕也描述了玳瑁和一種淡水龜，特別是台灣東海岸的綠蠵龜產卵行為。在無脊椎動物方面，馬偕列出了台灣40類「昆蟲」(含蜘蛛和蚯蚓)，其中對蟬、螳螂、甲蟲、白蟻、金龜、螞蟥、皇蛾，有比較詳

細的描述。馬偕也列出了40類台灣的「軟體動物」(馬偕在這裡不太嚴謹，其中有不少不應該列入軟體動物，例如：蝦、蟹、海膽、海星、海葵)，其中對寄居蟹和碑礫貝描述得比較多。

除了教會的發展，馬偕在「台灣遙寄」書中談得最多的還是台灣的原住民。除了在第九章「民族學概述」中，將台灣原住民分成「平埔番」、「生番」、「南勢番」和「熟番」(依照原文直譯)，馬偕另外用了七章的篇幅，描述他和台灣原住民交往的經過。馬偕以「平埔番」稱呼當時住在蘭陽平原和花蓮加禮宛的原住民，對於分布在西部平原的平埔族，馬偕另以「熟番」稱呼，這和多數十九世紀後期的文獻，「熟番」和「平埔番」是同義詞的用法不同。也許在西部的平埔族漢化程度比東部的平埔族高，所以馬偕以不同的稱呼區分。

馬偕曾經組隊乘船由淡水到蛤仔蘭(宜蘭)和花蓮，探訪各地的平埔族部落(現代學者認為當時馬偕所接觸的是噶瑪蘭人)，足跡遍及加禮宛、南方澳、太湖等地，最後由陸路經由基隆回到淡水。馬偕的這些紀錄是當時平埔族分布和部落名稱的珍貴史料。當時已經有不少平埔族人皈依基督教。馬偕在書中也簡單描述了平埔族原有的自然崇拜，和自願或非自願地接受漢人儒、釋、道教的「偶像崇拜」混合在一起的情形。

馬偕在書中也談到「熟番」原有的祖先崇拜習俗已經和漢文化融合的現象。他特別提到有一次從淡水走了3天，到苗栗山區的「熟番」部落——新港。恰好遇上當地的祭祖儀式，馬偕被拒絕在當地過夜，如果留下就得留在屋子裡3天。可惜的

是，接下來馬偕只敘述了他們在村人的敵意中繼續傳教的英勇事蹟，而沒有對這個部落為期3天的祭祖儀式有所著墨。

對於居住在花蓮的「南勢番」(阿美族)，馬偕的描述比較詳細。這個族群雖然臣服於漢人，但是幾乎還沒有接受「文明」(依照原文直譯)。馬偕描述了他們的社會階級、農業、工藝等等，也提到他們的語言和「平埔番」、「高山番」明顯的不同。馬偕認為他們和太平洋島嶼民族關係更密切，可能是最晚遷來台灣的原住民。

馬偕對原住民的興趣不僅止於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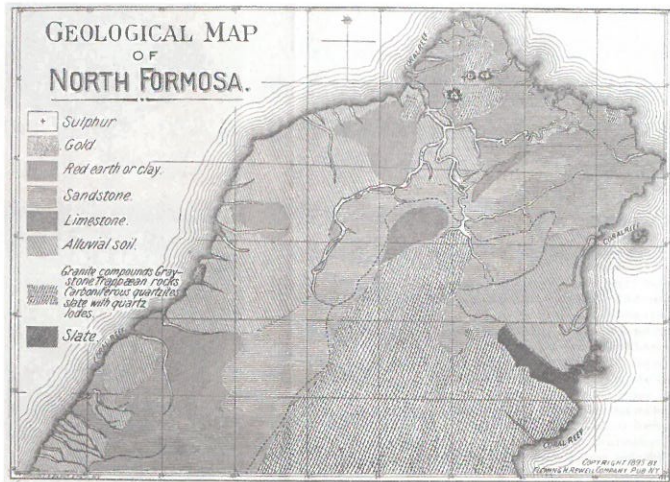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3. 台灣北部地質圖(馬偕，189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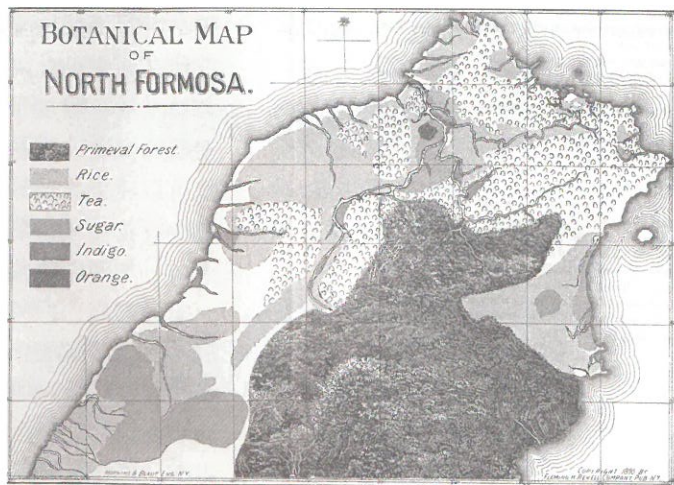


圖4. 台灣北部作物分布圖(馬偕，1896)

埔族而已，他還曾經組織田野調查隊，由比較友善的原住民帶領，翻山越嶺、披荊斬棘，去探訪「生番」的地區。他們探訪了一個紋面的部落。馬偕敘述了他們的服飾、食物、習俗。他還獲准參加他們的一個祭典，而且記下了祭典中的禱詞。馬偕也用了相當長的篇幅討論了「高山番」獵頭的習俗，並提到一次他親眼目睹一支12人組成的獵頭隊伍帶走3個人頭的經歷。馬偕自己的人頭也幾乎成為戰利品。

當然，馬偕並不是專業的自然史學家，傳教才是他的第一優先。不過，馬偕牧師恰好在那個時間，待在這個地方。他廣泛的興趣和敏銳的觀察，為我們留下了一些台灣自然史原貌的珍貴紀錄。我們用一句馬偕牧師常常說的話，來結束這篇小文章：這是上主的安排。